



百家笔会

故纸沧桑

王天生

这些故纸从时光中沉淀下来,它的骨骼和心情在诉说某个时间节点的美。流传久远的纸页,微微泛黄,生生还原了当时的生活氛围;有从前烟媚儿的叫声、鸭头丸、李橘和送梨。

故纸,上了年份,有了年代感,光阴堆积的纸。

从前纸,老旧纸,泛黄纸,易碎纸……它们是故纸。

故纸是宣纸,质地绵韧,光洁如玉,有古人随性写下的闲帖。

古人在宣纸上写字,写几个字,几十个字,几百个字,写很多的字……纸上字,是从前老墨,记先前事,隔代事,老旧事,烟散事,过往事……便变成了旧纸、故纸、泛黄纸。

我喜欢宣纸,更喜欢以它为载体留存下来的古人闲帖。

古人的闲帖是一页故纸,不能把它揉皱,而是展开。纸上有微风,还有花香、心情、眼神、节气、温度。甚至,语气和手势。

喝茶吹风,读闲帖。黄庭坚《花气熏人帖》中说:“花气熏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年岁渐长的老黄在家里闭目养神,有人给他送花。他曾允过给人写诗,过了好久,不见动静,对方送花提醒,没想到浓郁的花气扰了老黄的禅定。本来,人过中年,心境远离江湖,微波不兴,春天的诗意哪里还有呢?就像一叶小舟在八节滩头的逆流中颠簸徘徊。

初夏的花枝簇拥,不知道人家送的是什么花?这个时节,应当有蔷薇、芍药、石榴、绣球……反正是些很浓烈的花。老黄有些嗔怪,怨花气太

浓,熏得神思被搅,六根不再安宁。中年人很少写诗,哪怕年轻时是个诗人,也没有从前的激情。老来绝

无年少吟,老黄又不愿应景式地凑几句,所以托辞,送的花,香味太浓,熏跑了灵感和诗兴。

宋人的故纸中,有大宋的山河,大宋的天气,大宋的茶和一副普通的对弈棋子。

蔡襄《暑热帖》,流动着五月的花草清气。“暑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晒。无处可避。人生锁链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裹上。公谨左右。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欲托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

蔡襄手札的大意是说天气太热,来不及通报请求谒见,心中苦恼的事情已经想通了。日夜朝夕天气酷热烦闷,无处可避,感慨人生中的束缚也是如此。给你带了精茶数片,就不详细说了。犀牛角做的棋子一副,不知道能值多少钱?想带给你看一看,卖家说要百五十千。

本来,心有郁闷,想找人说说,后来又自我化解了,一高兴给朋友带了礼物,无意中透露,蔡大叔业余时间可能痴迷古玩收藏。牛角棋子不知从哪儿淘来的?想问问朋友,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故纸,一事一纸,古人的日常,更接近生活本意。它是一个片段,也是片言只语,随意拿张纸来,顺手写

写。这些帖子是雅文,单纯、单一,清雅有趣。

我喜欢王羲之的帖子,他写的那些题材,包罗万象,内容也很有趣,私下里称它们为雅文。《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也喜欢王献之的帖子,那些氤氲着烟火气的文字,那种淡定和对人生的大彻大悟。

杨凝式的帖子也是雅文。《韭花帖》很雅,文字倒是其次,关键是内容雅,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这时候有人给他送吃的。

美食本来就雅,况且还是韭花酱。吃的事,骨子里就雅。

从前的故纸,说的事情琐碎而芜杂——

怀素在《食鱼帖》里说:“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读此帖,让人不禁哑然。其实我亦有老僧境遇:浅夏时节吃杂鱼,鱼腹多籽。不吃,是不忍吃;吃了,又怕别人讪笑。鱼肝鲜美,辜负了春天。

王羲之《裹鲊帖》,提到一款荷叶美食:“裹鲊味佳,今致君。所须可示,勿嫌。当以语度令。”不只是一道菜谱,而是对朋友的情义。裹鲊,这款美食,经过腌制,用荷叶包裹着蒸,散发着诱人香气。

《啜茶帖》是苏轼写给好友杜道

源的一则便条,内容是邀请道源前来饮茶,顺便有事相商。读此帖,让我想起谷雨,约几个朋友喝茶,杯盏里微漾新绿嫩芽,几瓣素白茉莉。屋

外下着雨,朋友散后,茶雨微凉。

米芾《清和帖》是写给友人窦先生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与窦先生很久未见,表达倾慕敬仰之意。描述夏初气候,询问对方起居生活如何?他接着自述年事衰老,却必须赴任官职,因此不能久留,恭敬地希望对方保重。写在绢纸上,美好的情愫,收藏在博物馆里,温厚典雅。

古人在纸上写字,信手写来无拘无束,横竖斜直,率意而成,挥洒自如,姿态横生。

这些故纸从时光中沉淀下来,它的骨骼和心情在诉说某个时间节点的美。流传久远的纸页,微微泛黄,生生还原了当时的生活氛围;有从前烟媚儿的叫声、鸭头丸、李橘和送梨。

酒事也雅。几个人围坐,谈天说地,日子过得真慢啊。现在很难再有闲人陪你喝酒了。关键是,好多酒,还是酒精勾兑。

能够留存下来的纸,是故纸,它们大多是以草木植物纸浆作原料的宣纸。只有在手感润柔、纹理纯净的纸面上率真书写,才是一页沧桑得以长久保存流传下来的前提。

故纸里,有两个人十里长亭相送。下雪天,一个人骑驴到灞桥上走走。

秋风慢

(组诗)

一 寒

晚秋的风

晚秋的风,刀子样锋利一天比一天猛。吹着吹着天就凉了,树就瘦了,草就失血了甚至,一些人就没了

吹着吹着,雪就露出头来在远处,蠢蠢欲动一个季节即将谢幕一个季节即将上场

这个黄昏,被风吹着天生怕冷的我,需要一束火把一丝温暖,一线光明在一杯酒里,过冬

秋深了

秋深了,躺在公园的长椅上听月光掉落的声音在身边,瑟瑟作响

秋深了,一切都在消瘦哗哗的流水在说着什么是不是在提醒我,应该用酒用火,修补自己

秋深了,我还没有任何准备雪,已经在赶来的路上像我的文字和生命,足够潦草

在秋日

玉米,果蔬们都回家了炊烟飘香。而大地萧疏田野空如也

几枚飘落的草叶,在村外交头接耳,它们表情凝重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语

是不是它们在伤感,在哀叹为什么成熟的背后总是隐藏着许多的无奈,和苦痛

在秋末,我不想知道,明天不想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是深,还是浅

避风港

陈馥清

十月金桂飘香那每一缕香气都在向秋天深情的诉说衷肠又似那细腻音符在空气中交织、跳荡

十月金桂飘香那浓郁的芬芳是从岁月深处飘来的悠悠思念缠绵而悠长它飘过古老的街巷轻抚着人们的心弦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金黄的香气填满成为一座心灵的避风港

乡村韵味

我村庄的河

章铜胜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我村庄的河》一诗开头中写道:“特茹河比流过我村庄的河还美丽/但是特茹河并不比流过我村庄的河更美丽/因为特茹河并非流过我村庄的河……”

我希望每一个村庄附近都有一条河流过,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村庄附近都有一条,或是数条河流过。有河流过的村庄,是幸运的,也是有活力和灵性的。我老家村庄的南面有一条河,从西南方向流来,向村庄的东边流去,流到村东的大湖时,汇入另一条河,最终流向长江。村庄的北面,也有一条河,小一些,在另一个村子的稻田间流过,是人工挖出的灌溉渠,我们很少到那边去。



闲庭信步

慢悠悠,叹早茶

蓝飞燕

俗话说:“食在广东,食不厌精。”广东的早茶是名不虚传的美味和优雅。“叹”字在粤语里是“享受”的意思,“叹早茶”也就是说广东人享受早上喝茶。

据史籍记载,旧广州“妙奇香”茶楼的对联曾云:“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饮杯茶去。”“叹早茶”不仅是广东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更是他们在繁忙生活中,寻求平衡与放松的智慧方式,体现了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闲适与欢愉。

谈到广东的传统文化,早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每逢空闲时,广东人携一家老少,再约上三五知己,齐聚茶楼“叹早茶”。“饮吃茶未”是广东人见面时常打的招呼问候语,意思是喝茶了吗?据记载,广东早茶可追溯到咸丰同治年间。旧广州有很多名为“一厘馆”的馆子,门口挂着写有“茶话”二字的木牌,供应茶点糕点,设施简陋,仅以几把木桌木凳迎客,供路人歇脚谈话。直到茶居的出现,规模渐大,变成茶楼。随即广东人上茶楼喝茶蔚然成风,而后逐渐发展成为如今广东每个茶楼及酒店都盛行的粤式早茶。

“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这不仅是广东人的口头禅,更是他们生活哲学的真实写照。每日的茶楼,总是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络绎不绝,其盛况堪比春运期间人们静候空位的急切。精美的菜单上,点心被巧妙地分为“小、中、大、特、顶、超、美”七个级别,价格与分量一目了然,既人性化又亲民,满足了不同顾客的需求,真正做到了穷富皆宜。

在茶桌上,一壶好茶是必不可少,而各式各样精美绝伦的茶点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其中,早茶里的“四大天王”更是茶楼首推的经典之作。虾饺,皮白如冰,薄如蝉翼,半透明的状态使得内馅若隐若现,吃起来爽滑清鲜,美味诱人;叉烧包,以其“高身雀笼型,大肚收笃,爆口而仅微微露馅”的独特造型著称,馅料甜咸适中,口感松软,让人回味无穷;干蒸烧卖,皮薄肉嫩,色泽鲜亮,味道醇厚,是茶楼、酒家茶市的必备之选;至于港式蛋挞,其口感酥脆,内馅香甜,更是早茶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甜点。

对于外地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顿早餐的体验,但在广东,人们却称之为“叹早茶”。一个“叹”字,不仅巧妙地捕捉了这份美味与每个人味蕾间的微妙联系,更生动地传达出广东人对这份悠闲与享受的独特情感。这个字眼,既精准又传神,将广东人的生活情趣与文化底蕴娓娓道来,令人回味无穷。

我村庄南面那条河的上游,有两个源头:一处源头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山间,是水库下面的一湾小溪,水流清浅。另一处源头在我们村庄西南的丘陵间。或许它还有其他潜在的源流,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彼时,我还没有探寻一条河流源头的想法。我曾顺着西南方向那条溪流的堤岸,往上走过几次,走到半途,被堤岸上的荆棘、密生的杂草所阻碍,最终不得不半途而返,始终没有找到它确切的源流。只能远望西南方向,想象在那一片连绵葱茏草木之下,那汇涓滴成溪流的所在了。

河流不长,仅数里之遥,堤岸虽有转弯和平直处,也不显蜿蜒曲折,但水流荡荡,或急或缓,自有其可看之处。河岸上,间有杨柳、乌桕、枫杨之类的树木,不多。偶尔的一两棵,三五棵,在田野间,标出了河流的走向,便有了一种活泼流动的风情。

站在高处远望,能隐约感知到那条河正在静静流淌,或是奔腾喧闹。河上有两座平板石桥,分别在两条支流上,一座跨度两三米,另一座五六米,不宽。汛期,站在桥上,看桥下流水湍急,漩涡将岸边的水草卷入其中,不停地打着旋,看得人眼晕。我更喜欢秋冬季节的河流,

河水下落,水流浅而清澈,水草、游鱼清晰可见。

下午放学,并不急于往回赶,我常和同伴一起,沿着河岸往回走。春汛时,岸边水田里的水,从水稻田的缺口处往河里流,河里的鲫鱼逆流而上,在水田的缺口处常能捉到一些鲫鱼。两三寸长的小鲫鱼,或者更大一点的都有。从田边扯一根攀根草,用草茎从捉到的鲫鱼上穿鳃而过,拎在手中,很得意。运气好时,在放学的路上,有时能捉一串大大小小的鲫鱼,青脊黄肚的鲫鱼拎在手里,沉沉的,路过人家门前时,特意晃两下,生怕人家看不见似的。直到别人夸上两句,才会得意地回家去。回到家,多半是会被家人责怪的,责怪不该在水急时去河边,更不该去河边捉鱼。可家人的责怪,并不能阻挡我们捉鱼的兴致。至今想起,仍会快乐起来,仍会让我想起我村庄的那条河。

“我村庄的河不会让你想起任何事情/当你站在它的岸边/你只是站在它的岸边。”佩索阿在这首诗的结尾如是说,也说出了我与村庄的河的某种关系。我只希望自己在某一时刻,站在它的岸边,也只是站在它的岸边。

黄昏。夕阳西下,彩霞满天。

在三亚市,在亚龙湾。

行走在洁白细腻的沙滩上,脚步慢慢的。

大海碧蓝。不看游人,只见渔船归来,海鸟低飞。

椰风。一阵阵吹来,带着咸湿的味道。

亚龙湾。是一个半月形海湾。

海岸线上,一排排的椰子树。椰影婆娑。

青山,岩石,还有红树林。风景如画,美丽极了。

仿佛看到了一条巨龙腾空而起,飞向远方……

秋天的山城

秋天。清风,从远方吹来。

一阵一阵的,吹过了山城的那条小街道。

蓝天,阳光,白云。

小河,花草,大树。

翡翠山城,一个美丽的立体画图。

时光流逝,岁月静好。

街道上。车辆,人流,行色匆匆。

只看到陌生的身影。一些熟悉的人,已经渐行渐远……

有,馋病终于抚平了。兜里有钱的我妈,卖鸡蛋回来,便会给我们做几个硬菜,打一下牙祭。

我参加工作后,腰里荷包鼓了。吃自己的嘴硬,竟然挑三拣四,吃不惯家常菜了,这不吃那不吃,的爱和同事下馆子。我妈心疼,愣是苦练厨艺,将家常菜做出了饭馆的水平,这才将我拉回了家里的餐桌旁。

后来,单位有聚会,我是能躲则躲,实在躲不过的,就故意晚去一会儿,算着宴席快结束时再去。不是不合群,而是这几年吃得

太胖。减肥提上日程,一天能少吃则少吃,晚饭能不吃便不吃。和小

时的自己完全相反了。

小时候就盼着吃酒席。那一年难得吃到几块肉,坐席的诱惑真是无法抗拒。家里来了客人,女人和小孩是不能上桌吃饭的,因为菜实在太少,若不是出于礼节,恨不得家里男主人也不坐下陪吃。

那时我妈也不会做菜。乡下人,没吃过,没见过,最多就是把平日不舍得吃的咸鸡蛋煮熟,切成小块摆盘里,再炒个花生米,肉炒青菜啥的。

我家屋子小,我爸和客人在桌子上喝酒,我们兄妹坐床上眼巴巴瞧着,眼睛都快掉盘子里了。每当我爸动筷子劝客人吃菜,我便气得想哭:还吃呢,肉都夹没了。

好不容易盼着客人离席告辞,还没走出屋门口,我们仨先对剩菜下手了。我哥嫌我抓得多,我吼我哥吃得快。

我爸回来后,黑着脸骂:人家还没出大门呢,这里先抢上了,不怕人家听到笑话?

我妈见我爸这样说我们,怒怼道:那个老张也真是的,家里有孩子也不懂小孩子的心,夹菜净挑肉吃,捞得比脸还干净,一块也没给孩子剩。

后来,我爸变聪明了,家里再来客人,我爸专拣没肉的菜劝人家吃。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平日常就盼着亲戚家有喜事需要随礼时,

好跟着我妈去吃一顿。那个年代,婚宴都在家自己做,有专门安排酒席的人,但只安排大人。小孩子是没座的,只能由大人抱着,或同坐一个座位吃饭。

回来后,哥哥必然问我,吃的啥?有啥菜?

这时,我就会好好回忆一下,先说有几个菜,再挨个汇报菜名。哥哥听得直咽口水,还继续问,那道菜到底用啥做的?我要是回答不上来,或是说了九个菜,只想起八个菜名,剩下的一个不仅让我纠结,哥哥也纠结得睡不着。去问我妈,我妈忙得没闲情说这些,只好自己苦想。半夜里要是想起来了,还要隔着房门高喊,告诉哥哥菜名。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妈去亲戚家赴宴,还让我请假,带我去坐席呢。请假的理由是:感冒了,去保健站看病。

一直到五年级时,班里还有同学请上午第四节课和下午第一节课的假,去“看病”。有一次赶上结婚的好日子,班里有五位同学生病,一个点请假,老师都准假了。那个餐桌不丰盛的年代,馋病也是病呀,太缺营养了,正是长个的时候,所以即便请假说远方亲戚结婚去坐席,老师也会准假的。

我上初中时,爸妈在山上养了鸡。鸡蛋顿顿吃,鸡肉隔三差五

半月形海湾

(外一章)

曹晓华

马海霞